

福楼拜评传



李健吾 著

著名现代作家、法国文学研究名家李健吾先生的天才之作。全书以灵动峭拔的文字极力刻画法国文豪福楼拜的艺术追求及其敏感细腻的内心理想，对福氏作品的解读尤为清新奇崛，读之令人振奋。本书在福氏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中国对福氏了解之深、解读之透，迄今恐无出其右。

福楼拜评传



李健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楼拜评传/李健吾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6

ISBN 978 - 7 - 5633 - 6521 - 0

I. 福… II. 李… III. 福楼拜(1821~1880)—评传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971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12.25 字数:265千字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部有生命的书

——李健吾著《福楼拜评传》序

柳鸣九

在我的心目里，李健吾先生的《福楼拜评传》是一部很有学术生命力的书。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学生时代，我就见过此书建国前的商务印书馆版，开本较大，在那时要算是印制得比较精良而有气派的了，一看就是作为一部有分量的学术文化精品出版的，还记得它好像是得到了一个高层次的外国文化基金的资助，显然，它的学术质量得到了出版者的肯定与礼遇。不过，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入李健吾先生的这个学术领域，未及时拜读，只是翻阅之下，感到了它论述之灵动与资料引证之丰富。

建国后，政治运动频仍，外国文学领域屡受冲击，后来的“十年浩劫”更是一场对文化的巨大灾难，不言而喻，早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福楼拜评传》一直未逢再版的际遇。直到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文化学术出版开始活跃，这本书才进入了出版界有识之士的视野，于一九八零年，得以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据我所知，这家出版社当时涵括了后来的湖南文艺出版社，正由一位有见识、有魄力的出版家黎维新担任领导，该社当时雄心勃勃，曾一度筹备编译出版《巴尔扎克全集》，仅仅因为被告诫有可能与另一家大官商出版社“撞车”而不得不主动让路。二十六

年后的今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从旧有的文化资源中挑选出这本书予以再版,既显示了出版家的慧眼,又再次证实了李先生此作的学术生命力。

《福楼拜评传》的学术文化价值,首先在于它在中国二十世纪涉外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翻译大国。从五四时期开始,外国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化学术成果源源不断被译介进了中国,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侧重点颇有不同,在前半个世纪,以西方的为主,在建国后则以苏俄的为主,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又恢复原有的势头。不论怎样,在这个世纪里,外国的文学作品、学术文化成果得到充分、大量的译介,以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重要作家、一个重要流派在中国没有被或多或少的译介,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作为翻译大国的含义。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既作为翻译大国,中国却又是研究上的“小国”。虽然译介的规模甚大,但是对所引进的外来文化却很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虽然译介的品类甚多,数量不少,研究的成果却少得出奇。就以在中国进行得最热闹的法国文学译介这个学域而言,从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像梁宗岱、傅雷、黎烈文这样一批富有才情的译家,他们留下的译品在信、达、雅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其文词之精,风格之雅,足可与原创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比美。他们的名字在二十世纪文化史上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不可否认,他们对外国文化基本上都停留在译介、引进的层面,而没有或很少进入系统思考、学术研究的领域,其中只有李健吾一人向学术研究的高峰进发、攀登,并有了显著的业绩。他不仅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一系列文学作品的出色译者,而且是一部有份量、有深度的学术著作《福楼拜评传》的作者,在今天,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时,竟然发现这部书几乎可说是中国三四十年代西学领域中唯一一

部国人有独创性的学术力作,至少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迄今仍无同类佳作出其右。

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八岁,正当他刚从法国留学几年后归来之时,在很需要年龄与“厚积”的学术界来说,可谓一头“初生牛犊”,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它却表现出与作者的年龄不甚相称的成熟。这是一部扎实、凝练、丰富、灵动的书。它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作者饱读了国外有关的文学史与文学评论的论著,青年学者的这种勤奋保证了本书见识的广阔与下笔的准确,不至于产生国人论述外国文学时经常难免的“外行话”。以福氏的全部创作为归依,作者对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读与解析,在这里,他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主观精神,富有渗透力的感受,独特的视角与精辟入微的见解,并全悉表述在潇洒的文笔与灵动而特个性化的语言中。它论析的重点是福氏创作的内涵与精神,而不是福氏的似水流年,作者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佐证却又经常直接引自福氏长年岁月中积攒下来的书信,这书信集有数十卷之多,从来都是福学大家深入挖掘的巨型富矿,萨特晚于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数十年的福楼拜巨型传记《家庭的白痴》,也是傍依着这座巨矿而建构成的。总而言之,这本书是勤奋、学识与才华的结晶,而其内在的原始发动,也许是一个青年学者喷发而出的创造性活力以及他对法兰西文学的倾慕与新鲜感。

在《福楼拜评传》问世之后,李健吾才以刘西渭为笔名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领域,其《咀华集》与《咀华二集》以其鲜明的主观色彩,独特的视角视点与洒脱灵动的风格而蜚声文坛。建国后,李健吾又写作了大量短小精悍却精彩纷呈的剧评。这一切构成了李健吾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一位杰出批评家的主要业绩,显而易见,他的《福楼拜评传》正是他全部批评业绩的精彩开篇。

时光的冲击与磨损是无情的,它不断地使得存在过、出现过的事物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泯灭在尘封之下。精神文化产品更是如此。

唯有有生命力者方有长存的可能。即使如此,为佳品力作经常掸拭时光的尘埃,加以重温追忆仍属必要,这就是文化传承,文化积累。为这件事贡献力量的出版人士,是值得我们记忆,值得我们感谢的,特别是在人文精神滑落、文化学术出版萎缩的今天。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

序

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在小说方面,出了三个不世之才,根据各自的性灵,从不同的方向,射出同样温熙的光辐,普照近代小说的旅程。第一个走出十八世纪,充满了十八世纪气息的,是故作奇特而真正奇特的司汤达(Stendhal)。私淑德塔西(De Tracy)的观念论,他利用想像的制作来分析,留下意外长远的影响。第二个是他同代而稍后的巴尔扎克(Balzac),摄取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成为人性研究的大展览。他超人的精力立即吸住时代的激流,而自己变做无数青年的楷模。站在浪漫主义的边缘,同情于文学的解放运动,他们运用通俗的形式,完成各自的使命。就在浪漫主义风卷云残的时际,司汤达开始发表他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巴尔扎克揭布他的《人类的喜剧》的计划,而厌倦了热情奔放的读众,正好从他们的故事,寻见各自真实的面目。然而司汤达的西班牙精神(L'Espagnolisme)的颜色加在十八世纪的情调上面,反而形成一般羨赏的障碍,唯有巴尔扎克,藉着他沉着的意志,多量的生产,得到及身的荣誉。一八四二年,司汤达几乎无声无息地死去,但是临到巴尔扎克一八五零年病故的时候,渐渐出来一批大学学生,看的司汤达和神佛一般。

然而就在同时,有一个年轻人,将司汤达看了个分文不值。他不了解《红与黑》的人物与旨趣,不了解巴尔扎克恭维司汤达的来由^①;

^①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福楼拜致高莱(Louise Colet)女士书。

直到晚年,司汤达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白痴(idiot)^①。最大的原因是司汤达文章写的“坏”。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也没有逃过他的贬责:

“巴尔扎克要是知道写作,该是怎样一个人!”^②

所以小说,无论如何演进,依旧等着它的荷马。说这话的年轻人,如若不是狂放,一定抱负很大,看准了自己来日的造诣。他绝不会是荷马,因为他有了太多的艺术意识(conscience),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一谈到小说,不!一谈到艺术,我们就不敢随随便便丢开他,和丢开一件破烂的袍褂一样。我们不信世上单有一种艺术家存在。要是有的话,中外古今也就只是一个。他叫做居斯达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创作是他的生活,字句是他的悲欢离合,而艺术是他整个的生命。一切人生刹那的现象形成他艺术的不朽。自从有了实业革命,差不多个个文人,不出卖灵魂,也要出卖物质的生存。只有这样一个人,硕果独存,做我们性灵最后的反抗,从理想里追求精神的胜利。生来乡下人,他终身不过是一个布衣。他用好些年写作一部小说,唯恐一字一声有伤进行的谐和。他可以收起他《圣安东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一搁搁上二十多年,然后修成最后的形式发表。他用著作替自己说话。而自己沉默着。大家看包法利夫人走下法庭,以为是一个披头散发的泼妇,不料她和希腊的女神一样庄严!没有一个人想到写小说,必须“好好地写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想也不想,大家咬定她是下流女子。他们错把文字当做故事。也想像不出这怎样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幅绮丽的锦霞。渐渐这阵惊愕散开,大家明白眼前是一盘新东西,和巴尔扎克有些相似,却又迥乎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巴尔扎克,更是一个艺术家。司汤达深刻,巴

① 一八七八年六月,致莫波桑书。

②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致高莱女士书。

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世界,司汤达剖开了一个人的脏腑,而福楼拜告诉我们,一切由于相对的关联。他有他风格的理想,而每一部小说,基于主旨的不同,成功不同的风格的理想。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是他第一部披露的小说,这时他已然三十五岁。差不多平均每隔五年,他发表一部小说:《萨郎宝》(*Salammbô*),《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圣安东的诱惑》,《短篇小说集》(*Trois Contes*)。《布法与白居谢》(*Bouvard et Pécuchet*)还差两章告成,他却不幸谢世。我们现在依照发表的次序,分章论述各书。通常攻讦福氏的人们,总以为他行文迂徐,缺乏天才的自然流露。但是他早年的著作,在抽屉里尘封了三十年,有的是游记,有的是短论,有的是长篇小说,有的是短篇小说,有的是自传式的记述,全部搜印成书,一方面祛除攻讦的人们的误会,一方面证实作者幼年浪漫主义的熏染。说实话,这是一个生性极端浪漫的青年。他崇拜雨果(Hugo),擅自呼做“我们的朋友”^①;十年以后,和他妹妹写信,他依然承认道:

“无论如何,有生以来,这是最叫我心跳的人,或许在我一切的不识者之中,我最爱的人。”^②

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拜伦小传》,和当时所有的青年一样,走进“世纪之子”的身影领洗。他叙述他们这群后期的浪漫青年道:

“好些年前,我们乡下有一群年轻的荒唐鬼,生活在一个奇异的世界。我们旋转于疯狂和自杀之间。有的自己害掉自己的性命,有的死在他们的床上,有一位用领带勒死自己,好几个嫌无聊,胡闹死

① 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余法利耶(Chevalier)书。

② 一八四三年一月,致妹书。

掉。美哉其时！剩下的只有布耶(Louis Bouilhet)我们两个人。”^①

剩下他来,是的,回头用他的著作,送终他幼年身经的浪漫主义。他下了决心,用了苦心,剪正他浪漫的生性,而给他另一个生性——现实的沾恋——挪出空隙。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辣布莱》(Rabelais),颂扬这十五世纪的巨灵。晚年向桑乔治(George Sand)解释,说他胶着在地面之上。他会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刮胡子发笑。和浪漫主义者不同,他能够嘲世。他会用第三者的口吻,在写给妹妹的信里,打趣自己:

“对话(一点钟以前)——我,我的女门房(我听见响声)

“女门房(从前厅内)——是我,先生,你用不着分心(女门房打开门,平常门帘自己开着)。我给你拿火柴来了。先生,你缺火柴用。

“我——是的。

“女门房——先生用火柴用的真不少。先生真用功！呵！先生多么用功！我绝办不了,我,我跟你讲。

“我——是的。

“女门房——先生不久要回自己家了。你对的。

“我——是的。

“女门房——这对你好极了,呼一点新鲜气,因为自从到这里来,说真个的,说真个的……

“我(有意)——是的。

^①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致高莱女士书。布耶极其喜爱中国。福氏自己,不是诗人,却无时不在梦想旅行中国。一八四七年十二月,福氏向高莱女士抱憾道:“想想,无疑地,我将再也看不见中国!我将再也随不着骆驼的协韵的步子睡觉!或许将再也看不见匍匐在竹林里的老虎眼睛发亮!你也许把这看做想像的食欲,不值一怜;然而我一想到就难受……”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给桑斗(sandcau)夫人的信里,说他很想随同法国的远征队到中国来,甚至于抛弃他的工作他也情愿,不幸他的母亲上了年纪,离不开他。所以他慨叹道:“这是第二回我错过了中国!”

“女门房——令尊令堂有你这样的儿子，一定满意……”^①

简单的女门房绝想不到这年轻学生怎样憎恨法律！怎样躺在屋里净抽烟，不用功！这两种生性跟着年岁的加长，渐渐得到一种美好的平衡。这可以用他的著作证明。在这两种背道而驰的生性之上，另有一种克腊西克的(classique)意识或者修养，驾驭它们的进行。

然而在他所有的遗著之中，他的函札更为他留下永生的记忆。整个的福楼拜生活在这里，从他最冷的憎恨到他最热的喜爱。我们从十一岁看他长大，发展，体会，经验，接受，抛弃，一直看到他去世的前夕。他不准自己出现于自己艺术的制作。于是这独身者，在他深长的寂寞之中，把自己一行一行地写给他的朋友。吉德(André Gide)，他今日光荣的小同乡，曾经道：

“我好久就爱福楼拜，彷彿一位师尊，一位朋友，一位兄长；他的函札是我的枕边书。呵！二十岁的时候，我念了多少回！没有一个句子，我今天不认识的……从此我精神上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敢于批评它。”^②

如果他的作品受人敬重，他的函札却叫人爱。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是艺术家；他的函札告诉我们他是人，和人一样，这里另是一种风格，一种自由的，不经意的笔墨。他没有想好好地写它，没有用他的腔调(gueuloir)限制它；他自己曾经向他的情妇解释道：

“一轮到你，也真怪，我就写坏了；这里我不放进文学的虚荣，听其自然。在我的信里，全撞在一起，好像我一时要说三个字。”^③

和他的情绪一样，他的思想，他艺术的理论，他都放在他的信笺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立论的根据，几乎完全用的是他自己：“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如果是取巧的方法，却也是最稳妥，

① 一八四三年三月，致妹书。

② 见于吉德的《遇合集》(Incidences)。

③ 一八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高莱女士书。

最坚定的方法。这也正是福氏在布耶《遗诗》(*Dernières Chansons*)的序里,开首表示的意旨。我们主要的论断,大部分站在他的性情上。

犹如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福氏没有派别。有的天才来在他的时代,有的天才受尽了物质的折磨;司汤达生早了好些年,巴尔扎克多亏了他的毅力,唯有福楼拜,是天之骄子。巴尔扎克已经死了六年,读众望眼欲穿,等着看他制作的承继;浪漫主义已经成为滥调,而雨果自己,热心政治,多年流放在外;同时一群年轻人,属于新一代,摆起现实主义的门市,却没有鲜货张罗主顾。于是,忽地大步踏进一个新人来,一枝私下准备了二十年的生力军,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时代!时代先是一惊,随即认清了主人,在他面前低下了头。唯有福楼拜,是天之骄子。但是他丢开他千金一时的机运,转回故乡,在工作的谧静里,只和永生为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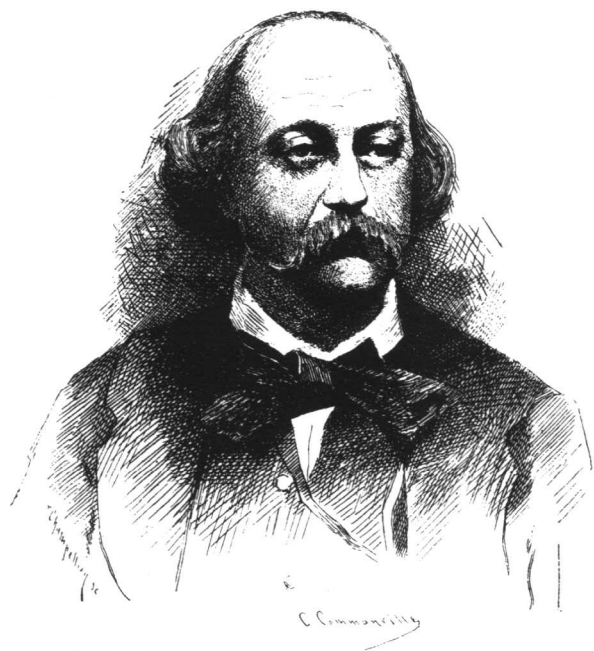
古尔蒙(Gourmont)把福楼拜说做法国十九世纪最大的作家^①;散慈玻瑞(Saintsbury)没有那样热狂,以为他是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最大的小说家,而塞克瑞(Thackeray)去世之后,欧洲没有一位出乎他的肩右^②。浦鲁斯蒂(Proust)一点不推重福氏的比喻,却说他用词类(例如动词,接续词等等)复兴法国文字的生命^③;狄保戴(Thibaudet),彷彿恶作剧,指出他和福氏风格的因缘^④。我们不提左拉(Zola),福氏的友生,更不提莫波桑(Maupassant),他晚年得意的弟子。我们尤其勿需想像,有多少怨男从毛诺(Moreau)照见自己,有多少怨女从爱玛(Emma)认出自己!要是他的理论打不开你的智慧,他的作品却怎样钻进你的灵魂!你可以驳倒他,然而要想驳倒他,和吉德一样,和尼采(Nietzsche)一样,你必须先做他的学徒。不像司汤达那样神秘,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单纯,他是居斯达夫·福楼拜。

① 参阅古尔蒙的《文学漫游》(*Promenades Littéraires*)卷之四。

② 参阅散慈玻瑞的《法国小说史》卷之二。

③ 参阅浦鲁斯蒂的《报章集》(*chroniques*)。

④ 参阅狄保戴的《福楼拜》。



居斯达夫·福楼拜
高芒维勒夫人绘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福楼拜	1
第二章 包法利夫人	40
第三章 萨郎宝	86
第四章 情感教育	134
第五章 圣安东的诱惑	177
第六章 短篇小说集	213
第七章 布法与白居榭	244
第八章 福楼拜的宗教	277
 附录	
福楼拜的故乡	317
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	333
《圣安东的诱惑》初稿	346
 参考书目	 365

插图

- (一) 居斯达夫·福楼拜/插页
- (二) 路昂市立医院/11
- (三) 德拉马尔夫人/43
- (四) 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72
- (五) 施莱新格夫人/137
- (六) 圣安东的诱惑/192
- (七) 路昂礼拜堂北门的圆拱/236
- (八) 福楼拜的故居:克窪塞/322

第一章 福楼拜

我的性格本身就有缺陷,寻找的还永久是缺陷。

——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福楼拜致高莱女士书。

有时你把我看做闹剧的一个倒楣的角色,有时你又把我比做一个买办。说真的,我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低;你过分俗化我,也过分诗化我。女性向来否认半色(demi-teintes),而且从来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了解复杂的人性!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致高莱女士书。

福楼拜的甥女,高芒维勒(Commanville)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面,供给我们许多可贵的材料与研讨的线索,成为了解她舅父必需的根据。关于福氏的父亲,她告诉我们,《包法利夫人》里面的拉瑞维耶(Larivière)大夫,正是他逼真的撮写。爱玛吞了砒霜,大家束手无策,就在这紧要的时际,

“拉瑞维耶大夫来了。

“一尊天神的出现也不会引起更大的惊惶。包法利举起手,贾尼外(Canivet)收住步,何麦(Homais)不等大夫进来,就摘下他的希腊帽。

“他属于毕莎(Bichat)实验室出来的外科学派,学者而兼医生